



【长篇商战小说】

原罪

ORIGINAL SIN

资本时代的裙带勾结百丑图 地产黑幕亲历者的魔鬼诗篇

乔萨◎著

地产为什么这么黑？人性为什么这么恶？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长篇商战小说】

乔萨◎著

原罪

ORIGINAL SI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原罪 / 乔萨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6
ISBN 7-5302-0855-1

I. 原… II. 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4685 号

原罪

YUAN ZUI

乔萨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开本 21.5印张 40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11月第2次印刷

ISBN 7-5302-0855-1/I · 821

定价: 25.00元

质量投诉电话: 010-58572393

引子..... 1

第一章 朋友的礼物..... 6

黑子从里面取出一把乌黑锃亮的77式手枪，退出弹夹，分别放进了自己的左右两个裤兜。然后他又拿了2万元现金，塞进上衣口袋。他直起腰，看着一旁的黄晓军，眼里流露出诀别的伤感和无奈，他喃喃地说：“再见了，晓军。照顾好白姐，她是个好女人！”

第二章 一份意向书..... 21

当初给钱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件事被弄到这里来。进来以后他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令警察感兴趣的东西。他很清楚，一旦自己招供，等待他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连日来，他对付预审员的唯一方法就是一问三不知——装傻。

第三章 卧底..... 33

眼下的耿迪是如此的孤独、穷酸和潦倒……一年半的牢狱生活，使这个昔日油头粉面、举止骄横、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几乎成了一条流浪街头的丧家之犬。恐怕这也算是一种报应——老天是公平的，起码在耿迪这种人身上天爷没有瞎眼。

第四章 白姐..... 47

在家里，黑子从来不让地穿衣服，他最大的乐趣就是让白姐一丝不挂地在他眼前来来去去。黑子疯狂迷恋着她的每一寸肌肤、每一根毛发、每一个笑容甚至每一滴眼泪。她后悔自己没有给黑子生下一个孩子。黑子死后，她也想过随他一同而去，但她舍不得在她脑海里的那些深深的记忆……

第五章 虎口夺食..... 63

他和黑子之间那些真正的秘密，到底还会有谁知道，又知道多少？他明白，如果张河林一旦有机会、有能力置他于死地，张河林是绝不会犹豫和手软的。他有一种预感，这种预感既让他心悸，又令他兴奋。他喜欢挑战和争斗，更迷恋那种置对手于死地之后所产生的、不可名状的强烈快感和满足。

第六章 把柄..... 79

面对张河林的热情款待和大加赞扬，小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和受宠若惊。要不是他从老板们那里得知了这是个笑里藏刀的坏人，他肯定会把他视为那种礼贤下士、求才心切的开明老板。他按照邱建给他提供的谈话要点，巧妙地与张河林周旋，其目的只有一个：稳住张河林，拖延张河林最后完全摊牌的时间。

第七章 今晚，我想带个人来 93

耿迪在心里暗暗吃惊，他猜想：老叶之所以这么暗示他，说明老叶一帮人在黑子案件的审理当中很可能有些见不得人的事。他今天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让老叶这帮人对张河林有所防备，有所顾忌。借刀杀人——借谁的刀，杀何许人？耿迪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厌倦。无论如何，他的本意绝对不希望这种厄运有一天会落到张河林的头上。

第八章 妥协 107

耿迪在一旁观察张河林和豆豆之间的一系列表演，心里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酸楚。毕竟，这个女人曾令他有过度消魂的一夜风流。为达到拖延张河林最后摊牌时间的目的，自己像个皮条客，把豆豆送进了张河林的怀里。……只要豆豆手段到家，完全可以从张河林身上捞到一些油水，从而为实现她的美好理想奠定有利的经济基础。

第九章 设局 121

在张河林的眼里，这个外表傻憨、谦恭的农民企业家必定有不被旁人所知的邪门歪道或深刻背景。俗话说得好，面带猪相，心中了亮。张河林认定白富贵就属于那种心中了亮的主儿。否则，一个狗屁不是的农民，敢跑到盛京城来趟房地产这潭浑水？

第十章 这里没有外人 134

耿迪提醒黄晓军，张河林毕竟不是一般人，他身后还有几个老东西为他撑腰。所以，除了在协议和合同上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外，还得从名声和口碑上搞垮张河林。到时候，就算有人想出面保他，也得有所顾忌，不敢轻易插手。黄晓军点头，但他希望这件事最好别再让更多的人知道。

第十一章 窥视 148

他犹豫过是不是要监视耿迪的这次朋友聚会，但经过再三考虑，他还是决定来看看。毕竟，他对耿迪身后的好多背景还不是很清楚。尽管他坚信耿迪不会在背后干出对不起他黄晓军的任何事，但必要的防备总还是不可缺少的。眼下已经把最大的猎物——张河林诱入了陷阱，就等最后关头起网收获了……

第十二章 他要杀人 162

恢复了正常思维的他立刻又陷入了极度的烦躁和惶恐之中。他决定先跟老钱联系，可老钱的手机没有开机。再打耿迪的电话也没能接通。最后他和何伟取得了联系。他让何伟赶到公司来见他。他现在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和手段，争取在最短时间摆脱这场危机，否则，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将越来越被动，最终失去挽回局势的希望。

第十三章 出局 176

这一次他是真的干了一件蠢事，他对张河林的厌恶和鄙夷也日益激增，现在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张河林临死前准备带上他做个垫背的。过去那种对张河林的敬重、钦佩、感激统统烟消云散。妈的，人一吸毒就他妈不是人了！他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自己对张河林的背叛和唾弃。

第十四章 边缘 190

他惊叹豆豆在性事上的高超技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招数。跟这个女人的做爱更像是在进行一场激烈的竞技比赛。她没有一点普通女人的矜持和做作，甚至比她见过的那些俄罗斯妓女还要放浪淫荡。任何男人，只要沾上这样的女人，肯定会终身难忘的，难怪年近半百的谭主任在心满意足后由衷地赞道：“你简直就是妖精变到人间的绝妙尤物！”

第十五章 螳螂之后，还有黄雀 203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道路有四条：一是继续陪着老谭这帮人，把这场游戏进行到底；二是保持中立，既要维护老谭这方的既得利益，又不参与伤害黄晓军的勾当；三是彻底退出这场争斗，金盆洗手，从此脱离这个圈子；四是反手联合黄晓军，跟老谭这帮人干到底！可是对他来讲，这四条路，无论他选择哪一条都不可能是万无一失和不付出代价的。

第十六章 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215

黄晓军没有想到耿迪会突然向自己提出辞呈。在此之前，他把所有可能的因素都考虑到了，唯独没有想到耿迪会来这么一手。而且黄晓军坚信到目前为止，耿迪对自己已经掌握的情况不可能有所察觉。既然是辞呈就应该有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总不能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吧。况且姓谭的费了这么多的心思才占据的股份，怎么可能轻易撒手不管了呢？

第十七章 墓碑前 227

“我一到这里，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想，什么账都敢认！面对那块墓碑和那堆水泥下面的骨灰，我用不着自个儿跟自个儿装孙子，妈的，我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虚伪也好、奸诈也好、卑鄙也好、无耻也好、自私也好、混蛋也好……没错，我就是这么个人。今天要不来这里，好多话我没法儿讲出来，也他妈的不知道从何说起。今儿我就算跟你迪哥彻底地‘肝胆相照’了一回！”

第十八章 事故 240

耿迪和邱建同时把目光都聚在了此时黄晓军那张惨白如纸的脸上，他们的心也一下子提到了嗓门儿。“老天爷，千万别出乱子！”这是耿迪脑子紧接着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你们他妈是怎么搞的嘛？！”黄晓军万分焦虑地责问对方，“你通知下昆了吗？……不用了，我们在一起呢。我马上就到！”黄晓军放下电话，直愣愣地说：“工地出事了！”

第十九章 手段 254

“我记得当初你们提出来利用‘新维多’搞这个‘移花接木’的时候，我还一再强调别搞到最后落到个鸡飞蛋打的下场。好家伙，众人纷纷跟我这儿吹牛×，‘搞掉黄晓军，还不是踩死一只蚂蚁的事儿’。可现如今呢，今天的情况你也看见了、也听见了，说来说去都把自己当成一帮黑社会流氓头子了！这能不让人生气吗？”

第二十章 回头看 268

事到如今，他信不信也都无关紧要了。……他希望耿迪能够在这个关键时刻帮他一把，但如何帮、从哪儿帮，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最起码是别给自己落井下石。他觉得自己现在和耿迪都处在一种“各为其主”的境地，虽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可斗争和矛盾是明摆着的。

第二十一章 黑暗中，他没有看清那人的脸 283

“迪哥，你能进来一下吗？”豆豆从浴室里探出头来叫他。他进到浴室，看见豆豆躺在浴盆里，正用一种荡漾着春情的目光注视着他。就在这一刻，那种欲望又飞快地回到了他的身上：“男人真他妈的是最没出息的混蛋！”他给自己和其他无辜的男人下了一个定义。

第二十二章 绝杀 294

“我有什么觉悟呀！我只是看明白了，在如今这个社会要想有所成就，没有一个优秀、团结的集体和一帮像你们这样志同道合的朋友，是根本不可能的。张河林为什么失败？傻瓜孤家寡人一个，跟谁都没个真心，到处树敌，人人喊打，丫不被灭了才是件怪事呢！你说我这话对不对，迪哥？”

第二十三章 脱身 308

白姐接手枪，把枪口顶在了黄晓军的脑门儿上，他惊恐万状地想为自己申辩些什么。随着白姐压在扳机上的手指一丝丝地扣紧，黄晓军奋力地想拔腿逃跑，但双腿却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绝望之中的他抬起头望着白姐凄苦冷漠的下颌……

第二十四章 这楼什么时候会塌 322

黄晓军也有些惶恐不安了。他知道，现在这个时候，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有可能随时发生。刚才还有一丝对盛京眷恋不舍的雅兴，这会儿早已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是立刻上天的迫切欲望。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起飞时间早已过了十几分钟，仍没有动静。耿迪一咬牙，解开安全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尾 声 337



—

盛京深冬季节的夜晚，凛冽的寒风无情地横扫着大地。

在今夜帝王夜总会的总经理办公室里，两个年龄相当、却有着迥然不同气质的年轻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默默地喝着啤酒。穿西装、系领带、外表斯文俊秀的叫黄晓军，是这家夜总会的老板；而一身运动休闲服、满脸胡须、看上去健壮粗野的叫黑子。桌上的烟缸里横七竖八的烟蒂已经堆成了小山，桌上桌下到处是空荡荡的易拉罐。看来，他们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

“黑子，听我的吧，走，走得越远越好！”黄晓军低沉地说。

黑子摇摇头，黝黑粗糙的脸上映着凄然绝望的死光，他说：“来不及了，还是你走吧。只要他们一天没抓到我，你就是跑到月亮上去，也没人管你。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钱和存单放在老地方，你最晚后天就得把这些事全办了，现金能提多少提多少，最好一分钱也别留下。你去秀街把钱全部兑成美金……晓军，你可不能再犹豫了，否则就来不及了。我不知道要是我折进去了，能不能扛得住；万一要是扛不住，全撻了，那咱们可就冤透了。晓军，我还是那句话，你比我有出息，将来肯定能成大器。我走了以后，我妈、我姐、我妹，还有白姐就全靠你照顾了……”

“不，咱们还是一起走！”黄晓军固执地说，“总有办法出去的……”

“你他妈这不是说梦话吗？要能走我早走了。我那帮弟兄没一个跑出去的。”

我这是今年全盛京最大的毒案，你知道不知道？你要是再他妈的腻腻歪歪跟我叫板，别怪我跟你急！”黑子布满血丝的双眼，凶光逼人地瞪着黄晓军，“你别让我临死前先拿你给我垫了背。我答应，你走后，我能跑就跑，但决不会再杀人了。我发誓！这样行了吧？”

黄晓军终于点点头，说：“好吧，我三天以后离开盛京。至于去哪儿你就甭管了。只要咱们都能活着，就有见面的那一天！”

“还有，”黑子站起来，魁梧的身体挡住了本来就很昏暗的灯光，“你听我的，你要离开的消息不要告诉任何人，也不能给任何人打电话。我手下跑掉的那两个混蛋肯定要来找你，我估计他们可能想到我会把钱交给你。”黑子从裤兜里掏出一个本，扔到黄晓军的面前，接着说：“这里面有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几个窝点，还有一批货也在他们手里，估计货还在盛京。你一离开盛京，就给市局缉毒处发封信，让警察收拾他们。这两个祸害千万要收拾掉，否则后患无穷。这个歌厅也别要了，谁愿要谁拿去。但这事必须是在你彻底安全以后才能办。你听明白了吗？”

“好吧，我听你的！”

“另外，你把保险柜打开，我把那东西弄走，今晚就处理掉……你别这样看我，我说过了，我不会再去杀人了！”

黄晓军打开保险柜后，便站到了一边。黑子从里面取出一把乌黑锃亮的77式手枪，退出弹夹，分别放进了自己的左右两个裤兜。然后他又拿了2万元现金，塞进上衣口袋。他直起腰，看着一旁的黄晓军，眼里流露出诀别的伤感和无奈，他喃喃地说：“再见了，晓军。照顾好白姐，她是个好女人！”说完，黑子转身拿起皮衣，走到门口，稍稍停顿了片刻，但没有回头，也没再说什么，便拉开门走了。

黄晓军的眼泪掉了下来。他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就那么站着……站着……站着……

二

耿迪脸色苍白地坐在受审椅上，目光痴呆地看着对面的两个预审员。这是他被拘以来的第21次提审。他没想到，从家里出来到派出所又到分局，再转到这里会这么快。通过这几天接连不断的审讯，他渐渐明白了，原来是半个月前自己给出去的那笔15万现金惹出的大祸。这笔钱被一个正在服刑的哥们儿的父亲用来贿赂了两名狱警，并制造了一起轰动盛京的越狱大案。然而，那哥们儿和他父亲在归案的当天就毫不犹豫地出卖了他……当初给钱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没有

想到自己会因为这件事被弄到这里来。进来以后他才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令警察感兴趣的東西。如果按照预审的提示，他要交代的远不只是那15万现金的贿赂内幕，还有他曾经多次以行贿的手段非法帮人办理保外就医、犯人减刑，甚至贿赂警局高层人物和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关系网建立保护伞等等一系列违法犯罪的勾当。他很清楚，一旦自己招供，等待他的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连日来，他对付预审员的唯一方法就是一问三不知——装傻。他已经想好了，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只要他不开口，就不会有更多的人受到牵连。因为他坚信警方现在并没有掌握他行贿的直接证据。也就是说，如果他不招，就不会有人出事，就总有一天会有人站出来帮他说话。

“耿迪，我告诉你，”预审员已经失去了耐心，几乎是咆哮地叫骂起来，“比你嘴严的傻×我见多了，你别以为你不说就拿你没办法！我告诉你，进到这里面的人，没一个是冤枉的。你还指望有人站出来替你说话，寻思扛个十天半个月的就能出去，可能吗？你不想想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们要是没有证据，能把你请到这里来？你要是级别不够，也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说说看，今年春节，你都到过谁家？送的什么？”

耿迪看了看预审员，眼里游过一丝疑惑。

预审员：“问你呢，听见了吗？说！”

耿迪在脑子里还真把今年春节去过的几个“人物”的家，以及送去的钱物都过了一遍……这帮人现在个个都还在台上，光彩照人，且大权在握，没一个出事的。于是他心里更塌实了……

预审员：“怎么样，想起来了吗？”

耿迪：“……”

预审员：“耿迪，我劝你不要有任何幻想。中央这次是下定了决心的，不管是谁，不管他的官位多高、权力多大，查出一个算一个。我们也知道你有点儿后台，也花钱买了几把保护伞，但你要明白，这些现在对你都没有用，一点用也没有！否则，你现在怎么能坐在这儿呢？再好好想想，想好了就说！”

耿迪心里明白，事情是明摆着的，只要他一开口就是证据。正如预审员所说的，说出一个算一个。但是只要他不开口，就一个都不能算。

“你认识×××局长吗？”预审员的问题开始比较具体了。

耿迪闭上眼睛，干脆连看也不看他们了。

“你他妈的把眼睛睁开！”预审员大吼一声。

“您就别费那么大劲了。再说，警察怎么能骂人呢？”耿迪摇摇头，淡淡地回了一句。

“你这个王八蛋，敢这么跟我说话？骂你？急了我他妈还抽你丫的！你信不

信？”预审员说着站起来，疾步冲到他跟前……耿迪本能地蜷缩成一团，尽量护着身体的要害。

“算啦算啦！”另一个预审员上来阻止。

“王八蛋！我今天豁出去脱了这身官衣，也打你个半死！”

耿迪趴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丫有种，今天你就打死我！”

……………

耿迪被押回牢房。同号的一个犯人讨好地递过来一杯水，问：“迪哥，你挨打了？赶明儿告丫的！”

耿迪接过水杯，冷冷一笑。他从身上掏出两张百元大票交给狱友：“去，弄两个小炒来，我他妈该吃吃、该睡睡。哼，有本事就把我打死！我操他妈！”

在这里，耿迪虽然不是“学习号”，但他的待遇和地位却在“学习号”之上。原因是他进来之前，早就有人跟里面打过招呼了。耿迪心里明白，在这里面，一定有他关系网中的某一层势力在暗中保护他。再加上他的罪名是帮助重刑犯越狱，这也成了犯人们怕他的原因之一。

他现在一时还判断不出自己在这里的日子究竟还会有多久。但他知道，如果他的那些事都被抖搂出来，就像预审员说的，判他10年大刑都不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为什么预审员会对他周围的那些关系网如此感兴趣？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下边人干的，秘书、子女、老婆，谁出面都能把事情办了。按理说，就算是想要拿谁开刀，也应该先从……思路走到这里，他算是明白了——现在就是想要拿某些人开刀了……

三

黄晓军从俄罗斯回国后的第二个月，就找到了大学时代的好友，比他低两个年级的同学邱建。两个人简短地介绍了这些年彼此的情况以后，黄晓军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邱建辞掉公职，跟他一起搞房地产策划和销售。黄晓军把一本关于国内房地产市场分析和发展战略的杂志扔到邱建的面前，说：“你在这里面的文章，还有以前发表的很多文章我都看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帮你实现梦想！你是在盛京唯一看中的人才……”在黄晓军眼里，得到邱建，就等于得到了一座金山。像邱建这样的人才，待在国家机关，只能整日无所事事、虚度年华，可惜啊！

因为事发突然，邱建并没有立刻表态。他有些犹豫，他对黄晓军的经济实力一无所知，而且他也担心新婚不久的妻子不能理解，毕竟他目前享受的是政府部门的正科级待遇，单位近期还有可能为他解决住房问题。他让黄晓军给自己三天

的时间考虑。

三天以后，两人一见面，黄晓军就把一本房产证交到了邱建的手里，说：“三居的，在滨河小区，空了好几年。上面是我的名字，回头你自己去办理过户手续。装修你自己设计，不用考虑成本，只要你喜欢，你就是把房子装成总统套房都没关系！”

黄晓军告诉邱建，他回国以后，考察了很多行业，最后之所以要选择干房地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想到了邱建，而且仔细拜读了他的文章……他说，这些年来他悟出了一个真谛：没有想好的事，他绝对不做；想好的事，没有钱他绝对不做；有了钱，没有合适的人他也绝对不做……黄晓军至今还记得很多年以前，邱建曾经有过的一段誓言：有朝一日，他要在盛京的房地产行业竖起一面大旗，旗帜上写着：“中国房地产泰斗！”

邱建在大学所学的专业虽然是“建筑设计”，但多年来，他一直在潜心钻研世界各国以及当代中国的房地产业经营和策划。尤其是通过这几年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便利条件，他对国内房地产业的市场研究和分析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境界。

.....

邱建最终同意了和黄晓军联手创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理想王国”。邱建坚信：只有他才能帮助黄晓军把这个“王国”建设成强大富有的理想世界，他也终将把那面“泰斗”的大旗竖立起来。就这样，他把这次和黄晓军的意外重逢看成是天赐良机，也是他人生道路中最重要、最伟大的转折！

当邱建把辞职报告交给他的顶头上司——处长的时候，那位年满50的小老头感慨万千地对他说：“对喽，年轻人，这就对喽！”

耿迪一脸疲惫地望着餐桌对面的黄晓军。今天是他39岁的生日。前些年过生日时，狐朋狗友欢聚豪饮、争先恐后送礼买单的那种景象没有了，现在只剩下黄晓军。想当年他风光无限的时候，黄晓军还只是盛京一家歌厅老板，做些偷鸡摸狗、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的勾当。那时候他是黄晓军的“上帝”，一张支票压一个月，他从来都不看账单，大笔一挥——要的就是一个派头。“爷不为什么，也没别的，就有钱……”这是一句他经常挂在嘴边、最让他舒坦和最有力面的调侃。

“来，干！”耿迪龇牙咧嘴地喝下一杯酒，自我解嘲地说，“我是彻底瓢了，真的，不骗你，瓢了个底儿掉。你说这他妈人，啊？说穷还真穷了。一不留神就被提溜回旧社会去了！我现在是没法儿跟你老弟比了。啧啧，想起来真的很惭愧！”

黄晓军笑笑，没说什么。其实他对耿迪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早有预见，这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他今天约他出来给他过这个生日，除了叙旧，他还另有打算。在他眼里，耿迪曾经属于那种一时幸运发了横财但又缺德乏教、没有根基的盛京纨绔子弟。他们的钱来得快去得更快。前些年，耿迪靠着高干父亲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倒批文、揽工程、跑贷款、包航运、炒地皮……着实发了不少横财。他用这些钱花天酒地、肆意挥霍，尝尽了世间美味佳肴，游遍了天下江山美景，爱够了无数娇媚艳女……用他自己的话讲，他这一辈子，比上有余，比下更富裕。然而，在耿迪身上还有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品质，就是性情耿直、为人仗义、乐善

好施，强烈的虚荣心和表现欲使他养成了爱管闲事的骄狂和自大。凭着这些，前些年他也确实交了不少朋友，大小官吏、文人雅士、三教九流、地痞流氓，乌泱泱的一大群。有不少人曾受过耿迪的恩惠和救助，有的甚至可以说有再生之恩。在这些人当中，当然也包括他黄晓军。可这才几年，眼下的耿迪是如此的孤独、穷酸和潦倒……一年半的牢狱生活，使这个昔日油头粉面、举止骄横、不知天高地厚的公子哥儿几乎成了一条流浪街头的丧家之犬。恐怕这也算是一种报应——老天是公平的，起码在耿迪这种人身上老天爷没有瞎眼。

黄晓军把一包熊猫烟递给他。耿迪的眼里闪过一线光芒，忙伸手接了过去，不觉得叹道：“这烟可不便宜！”

“哟，这不是迪哥吗？”

耿迪抬眼，见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向他走来。走在前面的是卞昆，盛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很多年前有过几次生意上的来往，大家合作还算比较愉快，以后就成了朋友。

耿迪和黄晓军同时起身点头示意。大家握手。

卞昆转身对身后的两个年轻人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耿迪——迪哥！”

“迪哥好！”

“哎，好、好，你们好！”

耿迪这种从没有过的谦逊，让一旁的卞昆感到既困惑又好笑。他上下打量着耿迪，内心涌出一丝对这位昔日“人物”的同情和悲叹。他转向黄晓军，微笑道：“黄总，好久不见，听说最近干得不错呀！”

“无所谓好歹，还行吧。今天是迪哥的生日，我来陪迪哥喝几杯。怎么样，一块儿坐坐？”

黄晓军的话音刚落，卞昆猛一拍自己的脑门，“我操，可不是吗。换，换——单间，换一单间……”卞昆转身对两个年轻人吩咐：“你们去叫管事的安排一个包间……”

“我说算了罢，”耿迪连忙摆手，“干吗呀，哥们儿，又不是外人，何必呢。大家一块儿随便坐坐算了……”

“咳，迪哥，这可不是您的风格。今天算我请客。走！”卞昆上前拉住耿迪，又回头冲黄晓军，“黄总，走啊，一起吧！”

这是一顿豪华奢侈的饭局。随卞昆来的两个年轻人酒足饭饱后早已离去。

“迪哥，”卞昆醉眼朦胧，吸一口烟，说道，“其实这帮哥们儿谁都知道，你是挺冤的。要不是多管闲事儿，哪至于到今天这步田地。用我媳妇儿的话讲：‘一个人做坏事儿的时候，先要想想自己的下场；可做好事儿之前，就更要好好想想自己的下场。’你看，这话够有哲理吧。”

“我也同意这话，”黄晓军接茬儿，“就说你迪哥吧，帮过的人不少吧？有什么用呀。今天你落到这个地步，谁帮你呀？别说帮帮你，连面你也见不着。不是我黄晓军说话混账，要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就打几个电话，说想跟他们借几个钱花花。我保证，你一分钱也借不来。知道为什么吗？”

耿迪只能报以苦笑。他摇摇头，没说话。但他心里不服，他不信过去的那么多朋友就没几个好人？如果真要到了要靠借钱度日的境地，他是能借到的，而且还能找出一万个有借不还的理由。但他不会，他甚至连想都没想过。倒不是因为他不缺钱，实际上他现在的经济状况几乎到了连一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的地步了。看着眼前两位昔日对他毕恭毕敬的家伙，如今也摆出一副知天知命的架势，随意数落自己，耿迪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和虚弱。他突然觉得自己其实特傻，智商特低……他何曾想到过自己也会落到今天这么一个下场，更没有想到就因为那么一件破事儿，在一夜之间，他那昔日的“辉煌帝国”就被轻而易举地击垮打碎，成了一片废墟。厄运的突然降临像一场经久不退的狂风暴雨，直到彻底泯灭了他心灵深处最后一丝残存的幻想，冲垮了他那弱不禁风的神经……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一切其实是必然的，因为他的愚蠢和狂妄，也因为他的虚荣和浅薄。生活——这位无情而又伟大的法官给了他一顿狠狠的鞭笞。服刑期间，老婆跟他办了离婚手续，老爷子又死于心脏病——得知老爷子去世的消息，他除有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悲伤外，更多的是替老头儿惋惜。也许老头儿到死也没弄明白，他这个当儿子的是怎样利用他的关系和影响干了那么多令人心惊肉跳的勾当。耿迪心里明白，这些年，他所干的一切，何止是没收一切非法所得、蹲上一年半大狱所能了结的？

“迪哥，想什么呢？”黄晓军一边说着，一边从手包中拿出一部诺基亚 8810 的手机和配件、磁卡，“您的生日，没什么好送的，这算是生日礼物吧。”

耿迪一愣。他没想到黄晓军会送他这么一个礼物。上个月出狱后，他就一直想买一部手机，可是他发现自己已是一贫如洗了。前妻带走了家里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钻戒、项链甚至连他的“劳力士”手表……总之，除了被政府没收的，前妻都带走了，只给他留下了一套空空如也的房子。他出狱的第二天，前妻托人给他捎来 2 万元现金和一封短信。信中写道：

耿迪：

你好！

现托人给你带去 2 万现金，希望你能收下。我现在生活很好，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给我打电话，我会尽力帮助你。

你我夫妻一场，我自问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爱也好、恨也好、无

所谓也好，也许只有我最明白。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们的婚姻是一场莫名其妙的误会……现在我想起来，你的话非常有道理。我不是一个好妻子，我缺乏一个妻子对丈夫应有的魅力。说真的，我特后悔当初和你结婚（尽管是我哭着喊着要你娶我的）。也许是我耽误了你……

还有一件事，我想告诉你，你父亲去世的当天，我正好在外地。他的后事是机关处理的，我只是代表子女参加了遗体告别。按国家的有关规定，老人的骨灰安放在了高干公墓。听医护人员讲，他临死前一直在呼唤我的名字，我很内疚。老人生前一直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你更像是他的孩子！老人留下了几万元的存款，但他在遗嘱上已经注明是留给我的。我把这笔钱存在银行了。如果你现在实在有困难，我可以考虑把这笔钱再转送给你。

另外，孙伯伯一直很关心你。他让我转告你，希望你能抽空去看他。

祝好运！

李金华

想到这里，耿迪伸手接过手机，装上电池和磁卡，马上拨了一个电话。

“金华吗？……是我，不好意思，打搅了！……你托人给我带的东西我收到了。谢谢……不用，我……好吧，再见！”

耿迪关上手机，冲黄晓军一乐：“不错，挺好用的。谢了，哥们儿！”

卞昆见状，打开自己的手包，拿出一沓百元大票，递给耿迪：“迪哥，不好意思，身上没多带，就这些。您结完账，剩下的就算哥们儿的一点心意。”

耿迪不自然地笑笑，却没有推辞。他心里明白，这1万块钱要结了账也就剩不到一半了。他现在的心情极为复杂，他觉得自己像个乞丐，又像一条丧家之犬。这部手机和这几千块钱对他来说是那么的重要。前两天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找前妻要回自己的那块“金劳”和钻戒，然后再卖掉，度过眼前的困境。但一想到前妻托人带给他的那2万块钱和那封信，就再也没有勇气了。他和李金华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夫妻情分，他之所以娶她完全是出于无奈和怜悯。他在外面有过那么多的女人：演员、大学生、公司职员、空中小姐、歌厅三陪、下岗职工，甚至还有在校高中生。对女人他早已没有真正的情和爱，有的只是猎奇和肉欲。他不知道在他从前的那么多女人当中，究竟有没有谁真心爱过他。他对女人的要求只有三条：年轻漂亮、听话温顺、随叫随到。他曾经当众自嘲，将来他的死因只会有一个——那就是爱滋病……

酒精使得耿迪的思维变得有些麻木了，但在他对今天的这个生日宴会感到非

常满意，同时也对眼前这两位昔日的朋友充满了真心的谢意。

“来，我敬两位老弟一杯！”耿迪干完，低头想想，接着说道，“我特感谢你们二位，真的。前些年，在我得势的时候，感觉不到咱们之间情分的轻重，我太牛×。今天我领教了，哥们儿，我特感动，真的！我知道我没交下几个真正的朋友。从大牢里出来以后，一开始我真的想主动跟大家联系一下，可后来想想，还是算了。今非昔比了，谁知道人家还愿不愿意搭理你，是吧？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我这头死骆驼偏偏他妈的还没一头驴大，连死耗子都不如。晓军昨天来电话说要给我过这个生日，知道哥们儿我当时想什么吗？我特感动，真的！今天哥俩这顿饭，我耿迪会记一辈子！谢了！”

耿迪说完这番话，又给自己倒满了一杯酒：“不好意思，我再敬二位一杯！”

黄晓军没想到耿迪还会讲出这么一番人话。他知道，这是耿迪的肺腑之言。看来一年半的牢饭，这位从前的花花大少的确没白吃。今天来之前，他考虑了很久，要不要给带个生日礼物什么的，经过三思，他决定买一部手机，其实也就是试探试探这位掉了毛的凤凰究竟还有没有再长出毛来的可能。耿迪出狱后乃至目前的状况，他基本上是了解的。抛开将来会是个什么状况，单说过去，耿迪曾给予过他那么多的帮助，他得给他过这个生日。况且他知道，像耿迪这类人，一旦真能为他所利用，其价值不可估量。于是他决定就借今天的东风，一鼓作气，彻底将其拿下。

“迪哥，”黄晓军咬咬牙，又一副诚恳的神态，“有件事，我想了很久，可一直就没机会跟你商量。今天您既然把话说到这一步了，我也就无所顾忌了……”

“老弟，有什么话，你尽管说。我姓耿的虽然落到今天的地步，但有一点，我自信我还不至于就是一废物了。说吧，我能帮老弟做什么？”

黄晓军要的就是耿迪的这句话。他看了看在一旁发愣的卞昆，又转向一脸豪气的耿迪，轻松地笑了笑：“迪哥，您言重了。这些年来，迪哥您帮了我黄晓军多少，别人不知道，可能就连您迪哥自己也没往心里去。可我是记着呢，我一直没忘，也忘不了。我黄晓军没别的，做生意是把好手，这些年运气也不算坏。可是如果单靠这两点，我是到不了今天的。还有一点，我也是不久前才明白的，我之所以那么幸运，是因为我比好多人更重情谊。我这一辈子，帮过我的人，我忘不了。今天当着老卞，都不是外人，我就实话对您说吧，从您出来那一天，我就开始给您记工资了……”

黄晓军的话说到这里，耿迪顿时一脸茫然。

“迪哥，”黄晓军从怀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这里是2万，您两个月的工资。还有一盒名片，我们公司的高级顾问——耿迪。迪哥，您不会骂我吧？”说完，黄晓军将信封和名片一起推到耿迪的面前。